

包容 跨界 真实 自省
一部异域湖畔的漫步遐想录



不独在异乡
一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日記

王宏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宏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不独在异乡

一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日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独在异乡：一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日记 / 王宏图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21-4224-8

I . ①不… II . ①王… III . ①日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1324 号

责任编辑：方 铁

封面设计：钱 褒

不独在异乡

——一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日记

王宏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24-8/I · 3264 定价：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序

阚宁辉

王宏图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因为职业关系，这些年我们之间的联络比较多。2008年冬季，我们几位朋友一起小聚，那时宏图已经到汉堡的孔子学院任职超过了一年吧，正好回上海度假。宏图与我谈到在德国从事海外文化交流的心得和体会，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就征询他有没有把这段特殊经历记录下来的打算。宏图自然是笔耕甚勤的人，时常把他在海外阅读和观察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字发表在国内报刊上，与读者和朋友们分享。记得他当时的反应是确有此意。于是，用一年有余时间以日记的方式，将一个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真实生活与所读所思所见完整地呈现出来，就列入了宏图的计划。2010年初，我成为这部日记最早的读者。点名让我为这部日记作序，我揣度宏图恐怕是出于对朋友的一份雅意，考虑到我是他这部作品从创意到完成的见证人。

人们都知道宏图是王运熙教授的哲嗣，看到的多是他家学渊源温雅谦冲的一面。其实，他的经历、学养、趣味和性格，却有着不同凡属的另一面。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也是他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和同事严锋曾经说，宏图是“跨界”的典型，此说确

为的论。以我对宏图的了解，大致可作如下描摹：他幼承庭训，从小受到著名学者的父亲古典文学修养的熏染，成年后选择的却是现当代文学领域；他如今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教学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已经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正式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他在中国、美国先后获得了两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又回到复旦大学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文，翻译过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还自学德文，以阅读德文原著为乐事；他在与人交谈时显得谦谨优雅，不大挥洒大才子汪洋恣肆的豪气，但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却有痛彻心肺的大爱大恨，有一次，我还听到过他在作家作品研讨会上语惊四座的真率发言，从此对他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批评风格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此来看，这样一位学兼中西的中青年学者就任汉堡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是最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宏图不同凡属的经历、学养、趣味和性格，在他的孔子学院院长任期内及其所著的日记中，都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

阅读这部日记，每一位读者都会读出不同的感受，从喜怒忧乐中读出酸甜苦辣。至少，我在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大背景下，看到了“跨界”跨得不亦乐乎、身份不断转换却始终坚守责任与使命的宏图：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使者，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与歌德学院院长对话的学人，夜灯下苦读德文原著的书虫，忙着修改长篇小说新作的作家，时常向老人家问安的儿子，为能不能与女儿进行良好沟通而纠结的父亲……因为有宏图在“异乡”对家国、亲人、师友以及事业的眷念和期待，他的才

情和动力得以高密度地发挥和释放。其实，如果给宏图更多的时间，或者让宏图卸掉一些事务性的负荷，以他在人文学术和思想领域的兴趣、学殖和建树，还可以利用在德国的机会，与那里的学界同行展开更多精彩对话和更深层次的讨论吧。

以我的谫陋所见，中国古今学人的日记，陈左高先生许多年前就进行过大量文献文本的考辨梳理，李辉先生则以大象出版社为基地，聚焦新旧时代巨变中的现当代学人，主持出版过一批极有价值的日记。就海外生活与见闻而言，我们熟知的有三部代表性的名人日记：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胡适的《胡适留学日记》，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段特别是不同时空的日记作者，为中国知识分子“看世界”、“走出去”的心路历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现场写真。随着当代中国更多地融入世界和新一代学人的不断成长，他们正在以新的身份、新的使命、新的视角进入和打量当代西方社会。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宏图的这部日记虽然只是一个孔子学院院长一年的原态记录，却为中国当代学人的海外生活呈现了一个独特、真实、鲜活的阅读文本和研究文本。我很荣幸成为这部日记的最早的读者，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读者和学者关注、开掘、研究这一填补空白的文本的价值。

爰撰此序，向王宏图先生致谢并致敬。

2011年6月

2008 年

十一月

11月21日 周五

晚上在孔子学院举行第三次“汉堡—中国同学会”。自今年9月25日汉堡豫园茶楼开张后，我院绝大多数活动都在那儿举行，除了极少数几次（10月21日胡晓明教授演讲，11月17日叶兆言的演讲）。

想来也巧，去年11月22日抵达汉堡后，参加的第一次活动便是首次“汉堡—中国同学会”。而我在欧洲一年的生活也以此而告终，形成一个圆环。

和上两次活动相仿，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曾经在中国生活、学习及工作过的德国汉堡人和在德国生活、学习及工作的中国人。这次活动约有10多位来宾与会。这次活动的主讲嘉宾是在杜塞尔多夫恒乐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涂长风博士和擅长海事、交通和客货运输的律师Christoph Schröder博士。他们俩以亲身经历向参加者介绍了从事律师工作的甘苦，以有趣的事例展示了中德之间的文化差异。

今天来宾十来个人，并不多。意想不到的是，有3个来自上海大同中学的高中学生，他们8月下旬来到汉堡，参加为期3个月的交流活动。和他们用上海话交谈，分外亲切。他们看待外部世界的目光，和我

们这一代有着很大的差异，自信坦然得多。那男孩子没学过多长时间德语，我将手头的那份英文《国际先驱论坛报》送给了他。

11月22日 周六

天空飘着细碎的雪片。来欧洲整整一年了。走在周末宁静的路上，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去年刚到汉堡时的一幕幕情景。

继续写作《别了，日耳曼尼亚》，两个多月来，已写了五万多字。希望它在总体艺术水准上比《风华正茂》有所提高。

读完茨威格传记《富谢》(*Joseph Fouché*)的德文本。由于手头拿的是德汉对照本，所以每碰到不懂处，可翻阅译文，不过这不利于提高自己的语言理解能力。开始读卡夫卡的小说。汉堡大学汉学系讲师倪少峰老师推荐我读他的作品，至少在文字上不太难。上月在书店里买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厚厚一大本，10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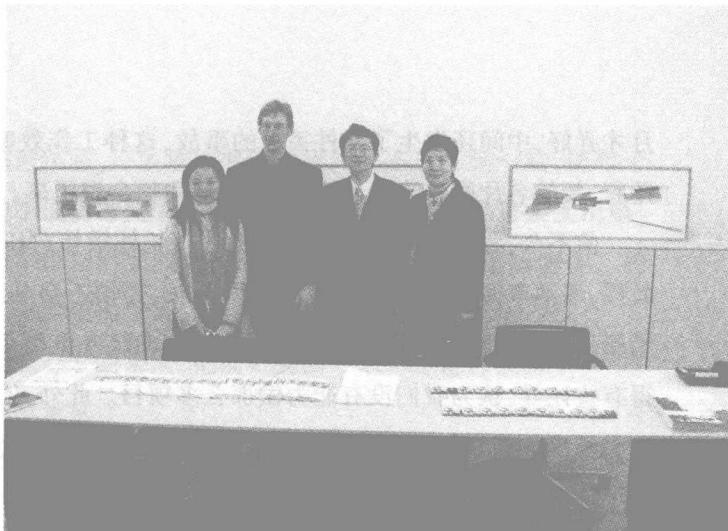
11月23日 周日

时间就这样飞速过去。在德国待了一年，德语学了近两年。以前好几次尝试着想学德语，连教材都买好了，但都不果而终。这次总算学出了点名堂，能欣赏德文原著。单单这一点，也不枉欧洲之行。

读完卡夫卡的《判决》，接着读他的中篇《变形记》。

11月24日 周一

离去北京开会只有两周了。应该把孔子学院下一年度的经费申请的事搞定。从8月下旬回汉堡后，德方院长康易清(Castern Krause)便建议我开始申请新一年经费。我9月初便已把申请文案草拟好，但申请时需要附上上一年经费使用情况汇总表。管财务的Jorg搞了两个多



◎与德方院长康易清(左二)及中国媒体记者在孔子学院办公室。

不独在异乡
——一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日记

月才弄好，中间还发生了文件丢失的事故，这种工作效率令人“叹服”。还有，新的名片康易清让他连带设计，但我怕会误了事。

前不久，我将文案发给了学院的理事长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教授，请他审阅。他当即回邮，说因为太忙，恐怕不会马上看。过后，他给康易清打电话，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计划向汉办申请 28 万美元，他觉得有些诧异，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做那么多项目。此外，他还对明年与汉堡大学汉学系百年庆典的相关活动提出批评。也许他们觉得孔子学院抢了他们的风头。

我和康易清商量后，将申请作了些修改，将一些涉及基础汉语课程的项目删除，申请经费总额下降到 22 万美元——估计能拿到 17 至 18 万就不错了。对于那个敏感的项目，我向康易清再三说明，如果我们孔子学院没有独立的活动，就不可能申请到数目较多的经费。

后来，傅敏怡给康易清发来邮件，建议我们和福格常（Vogelsang）教授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康易清给福格常教授发了邮件，还打算到他办公室，当面阐述申请理由。

好事多磨。尽管傅敏怡和康易清都算是中国通，但他们毕竟是德国人，有些事还是隔靴搔痒。

11月25日 周二

天空依旧阴沉沉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魏心宏终于来信了。8 月回上海曾见过他一面，后来把小说稿《风华正茂》发给他，他一直拖着没有回复。上周《芙蓉》杂志季亚娅告诉我，他们刊物欢迎这样的稿子，但明年长篇已编发到了第四期，我的作品何时能发，还要由主编定夺。

我后来又给魏心宏打了个电话，坦陈孤寂的心境，希望他能支持

我。他解释说临近年底，许多稿件要经他审阅。不过不到一周，他终于加班加点把我的小说稿看完了。他肯定我的作品，表示愿意接受出版，但他的意见认为小说视野太狭窄，需要拓宽。我当即回信感谢他。我原先担心他会无法接受男主人公充满狂癫意味的独白。

下午又收到魏心宏的来信，把前一封信中未尽之意再发挥了一下，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毕竟是多年的老编辑，目光有时还是很准的，至少在技术层面。

但我还是先得在这星期将《别了，日耳曼尼亚》这个部分结束掉，随后才能开始《风华正茂》的修改工作。

11月26日 周三

康易清告诉我，他和福格常教授谈过了，福格常希望我们在明年9月汉学系百年庆典期间能协助承办两次招待晚会。和康易清商量对经费申请文案再一次进行修改。经权衡，我最后同意在措辞中明确表示我们孔院的活动将“配合”汉学系百年庆典，尽管这显得有些低三下四。

其实，我还向康易清提出过一个方案，既然汉学系那边敏感，我们不如另起炉灶，重新设计一个与他们无关的项目。但他认为事情已到了这地步，如果撤回来，反而不好办。

南亚地区颇不太平。前些天，泰国反政府示威者开始占领机场，今天印度孟买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

11月27日 周四

又是阴沉沉的一天。和康易清、张微（实习打工者）一起去陈茫的凯撒旅行集团。张微出于好意，说要开车去，可顺路捎上我。

一念之差,酿成了不小的麻烦。眼看目的地就在眼前,由于不能左转弯,只得开到前方路口掉头。但掉过头来,张微和我都迷了路。她将车停在 Berliner Tur 附近,从 GPS 上的地图来看,应该不太远。

然而却是渐行渐远。问了好多人,给我们指的方向并不一致。张微都快绝望了。左转右折,等赶到凯撒集团,晚了整整一小时。在门口遇见康易清,他因 11 点有另一个约会,先走了。

陈茫开始态度并不热情,甚至有些傲慢。但当我对他的旅游计划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后,他变得和颜悦色起来。我向他说明我们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组织,不能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与他们只能是文化上提供支持。特别强调这点是因为,今年春天,刘国盛的“中国之旅”公司与我们合作,推出“踏着孔子的足迹”旅游项目,其他孔子学院到使馆告状,说我们从事营利性活动。陈茫说这无妨,如果这一旅游计划成功,可让山东曲阜市政府和我们合作。

我回到办公室,处理一些杂事。不久,康易清返回,我和他简单说起和陈茫交谈的情况。他语气大变,说陈茫和我们合作自有目的,孔院应保持中立。我想,他发神经了还是怎么着?我们去不就是谈合作的事?后来猜想也许是陈茫伤了他的自尊心。

下午在电话中和张微谈及此事,心情不快,觉得和外方合作有时也的确困难重重。

11月28日 周五

颇不愉快的一天。小说写作不顺利,在某一点上卡住了。到办公室后,康易清给我看福格常的信,他说他无权干涉我们经费申请事宜,但由于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想法修改,他估计傅敏怡教授最终也不会签字。太过分了。

康易清决定给傅敏怡教授发邮件,阐明我们的立场,并正式要求他签字。此外,制作名片的事毫无进展。再过一周要去北京,需要大量名片,手头名片已告罄。在孔子学院担任会计的 Jorg 推说感冒,本周还没来过。我非常生气,正式向康易清提出,明年不应该再雇用 Jorg。他有些困窘。

中午 Jorg 来了,开始说设计师 Oman 先生给我们的光盘几乎没有用处,因此不应付酬金给他。过后发现,Oman 先生提供了相当完整的模板。Jorg 简直乱弹琴!

只能等傅敏怡教授最后的裁断了。心情有些烦乱。

魏心宏再次发来邮件,建议我在修改小说时增加些人物,使画面开阔些。

下午一点和康易清、张微、杨青(在上海市政府台办工作,现参加上海—汉堡政府间的交流项目来汉堡,在汉堡文化局和孔子学院实习)到豫园茶楼,与周忠善经理、经理助理周安琪及李辉(留学生,在豫园实习,参与文化活动组织安排)讨论明年春节活动相关事宜。周经理基本上同意我们的想法,但具体细节有待落实。

11月29日 周六

大雪飘飞。由于刁岚(留学生,在孔子学院兼职)发烧,我午后赶到办公室,北德地区中学的一些汉语教师将在我们学院召开会议。我开了暖气,烧好茶水。1 点过后,与会者陆续来到。我在会议开始时向十多位来宾致了简短的欢迎辞。这样无功利的活动只有在德国才搞得成,在中国会有谁来?

前几天,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寄来 20 份中国水墨山水画月历,这两天汉办又陆续寄来相关主题的台历和月历。康易清本人对月历不太感

兴趣,我想在新年前后搞活动时可带一些去,供人自由选取。

持续了几天的激动的心情(全是因经费申请而触发)渐渐平静下来。遇到困难,还是应该沉着应对。据说,有些地方汉学系和孔子学院关系紧张,瑞典斯德哥尔摩那边就是这样: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两虎。现在,汉堡这边矛盾也初露端倪。想到此,人反而变得异常坦然。

6点多去豫园茶楼参加虞进的音乐晚会。没注意要7点半才开始,早到了一个多小时。与李辉、周安琪攀谈良久。李辉明天经巴黎回国,先去香港,后去上海、北京等地。“眼镜蛇”乐队在中国当代摇滚音乐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作为这个闻名于世的女子摇滚乐队的创始人,虞进今晚向观众现场演奏了她拿手的曲目。演奏过后,她还以第一手的图片资料,向人们介绍、展示乐队和她个人走过的曲折历程。这是我院“中国·世界·音乐”系列活动之一。今晚参加音乐会的人只有二十多人,我想康易清会非常失望——这是他精心安排的节目。

下午再次和魏心宏通电话,信号不好。傍晚接到他的来信。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的确,以校园为背景的小说背景本来就狭逼,如能增加一两个其他阶层的人物,就像在画面上开了几个窗口,景深一下变得开阔起来。

11月30日 周日

看BBC新闻报道,印度警方总算控制了局势,恐怖分子最终被制服。但它掀起的余响久久回荡。

几经努力,完成了《别了,日耳曼尼亚》的第一部分。下周该考虑一下《风华正茂》的修改了。

继续读卡夫卡《变形记》。这篇小说的汉语译文我读过好多次,并没有觉得它的好处。这次,从原文沉重、压抑、缓慢的节奏中我咂出了

点味道。翻译要传神地复制原文的节奏，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朱生豪的译文，将莎士比亚激情澎湃的节奏精妙地移植到现代汉语中，而后来的译文虽然在细节上更严谨、更精确，但在总体节奏把握上就无法超越他了。